

赵焰文集卷二：散文随笔精编

人情就像猴子/北京的春天/美丽像花一样凋零/王朝一样的“痞子”/自己哄自己玩/我的朋友胡适之/桃红梨白菜花黄/
我嗅不到逍遥津的味道/对着黄山“洒狗血”/文学变成肯德基/吃醋的感觉很美妙/雨中的外滩/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/
自古美人一条路/庄严是一种愚昧/帽子一戴嘴就歪/遍地都是武二郎/合肥人都是活雷锋/北京的秋天/
男人四十就变鬼/整日无心整日闲/老余终于打官司/到处都是“娘娘腔”/掉毛的凤凰不如鸡/桂林山水甲天下/
不及武夷一片云/七十年代“摇头丸”/一声叹息已春秋/你少跟我说激情/慌慌张张过大年/
平生最怕无趣人/暧昧也是一种“禅”/一不小心成“小资”/坐着方知紫蓬好/真僧最喜家常话/

都市随笔

桃红梨白菜花黄

赵焰◎著



TAOHONG LIBAI

CAIHUAHUANG

APETIME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赵 焰◎著

桃红梨白菜花黄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桃红梨白菜花黄/赵焰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7

(赵焰文集. 卷二. 散文随笔精编)

ISBN 978-7-5396-5036-4

I. ①桃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1526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策 划: 朱寒冬

特邀编辑: 温 媛

统 筹: 张妍妍

责任编辑: 宋晓津 柯 谐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9.75 字数: 20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0.00 元(精装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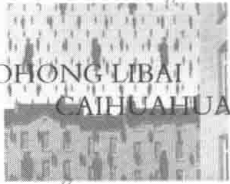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赵焰文集卷二：散文随笔精编

桃红梨白菜花黄



TAOHONG LIBAI
CAIHUAHUANG

总 序

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性情浮躁之人，定力较弱，喜新厌旧。自己的写作也是，虽然笔耕不辍，不过文字却五花八门、难成系统，既涉及徽州，也涉及晚清、民国历史；有散文、传记，也有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、中国文化随笔什么的。文字全是信马由缰，兴趣所致，写得快活和欢乐，却没想到如何深入，更不考虑流芳人间什么的。回头看自己的写作之路，就像一只笨手笨脚的狗熊一路掰着玉米，掰了就咬，咬了就扔，散了一地。

写作幸运之事，是难逃时代的烙印：文明古国数十年，相当于西方历史数百年——我们的少年，尚在农耕时代；青年时代，千年未遇的社会转型光怪陆离；中年之后，电子信息时代五光十色……童年时，我们只有小人书相伴；中年后，手机在手，应有尽有。少年时，我们赤着脚在田埂上滚着铁环；中年后，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起了汽车。少年时，喜爱的姑娘浓眉大眼大圆脸；中年

后,美人变成了小脸尖下巴……世界变化如此之快,除了惊奇、欣喜,就是无所适从。

人生一世,各种酸甜苦辣麻缠身。写作呢,就是一个人挤出来的茶歇,泡上一杯好茶,呷上一口,放空自己,不去想一些烦心事。现在看来,这样的活法,使我的内心丰富而坚强,虽然不能“治国、平天下”,却可以“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”。我经常戏言:哪里是勤奋,只是做不了大事,也是把别人打牌喝酒的时间,拿去在纸上胡涂乱抹罢了。这话一半是戏谑,一半也是大实话。世界如此精彩,风光各有人在,有得就有失,有失就有得。不是谁都有机会成为弄潮儿的,做不了传奇,做一个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,或者做一个历史深海的潜水员,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

一路前行中,也有好心人给我掌声,也为我喝彩——写徽州,有人说我是“坐天观井”:坐中国文化的井,去观徽州文化的天;写晚清,有人说我将历史写作和新闻写作结合得恰到好处;写小说,有人说我是虚实结合,以人性的视角去觉察历史人物的内心……这都是高看我了。对这些话,我都听在耳里,记在心里,视为鼓励。我也不知道哪对哪,只是兴之所至,耽于梦幻罢了。写作人都是蜘蛛,吐了一辈子丝,网住的,只是自己;也是蚕,吐出的丝,是为自己筑一厢情愿的化蝶之梦。对于写作,常识告诉我,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内心,不是发财,也不是成名,而是写出真正的好文字;要说真话,必须说实话——花言巧语不是写作,自欺欺人不是写作,装腔作势不是写作。真话不一定是真理,不过假话一定不

是真理。在这个世界上,说真话和说实话并不容易,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真话,很多人不敢说真话。怎么办?借助于文字,直达心灵。灵魂深处的声音,肯定是真话。

自青年时代开始写作,写写停停,停停写写,不知不觉地,就到了知天命之年,不知不觉,也写了三十多本书了。庆幸的是,我的书一直有人在读,即使是十几年前写的书,还有不少人在读在转。想起张潮的一句话:少年读书,如隙中窥月;中年读书,如庭中望月;老年读书,如台上玩月。其实写作也一样:少年写作,充满期望;中年写作,惯性使然;老年写作,不得不写,因为已无事可做。的确是这样,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可以对话的人会越来越少。写作,是对自己的低语,也是对世界的呓语。

写作没有让我升官发财,却让我学到了很多,得到了很多,也明白了很多。我明白最基本的道理是“我思故我在”,明白最高妙的境界是“无”。通过写作,我不再惧怕无聊,也不再惧怕“无”。我这样说,并不玄虚,是大实话,也是心里话。

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,将我一路掰下的“玉米棒子”收集起来,出成文集。文集如家,能让流浪的文字和书籍,像游子般回归。不管它们是流浪狗、流浪猫也好,还是不记得路的鸽子、断了线的风筝也好,家都会善待它们,让它们排排坐、分果果,靠在大院的墙上晒太阳。晒着晒着,就成了葳蕤蓬勃的太阳花了。改一句张爱玲的话:人生,其实是一袭华美的锦袍,绣满太阳花,也爬了一些虱子。当人生的秋天来临的时候,晒着太阳,展示锦袍,也

捉着虱子，应有一种阿 Q 般的美好。人活一世，本质上都得敝帚自珍，充满自怜和自恋的乐观主义精神，否则哪里活得下去呢？虽然文字和所有东西一样，终究是落花流水，不过能心存想念、心存安慰，又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呢？

文集又如大门关上的声音，让人心存忐忑，仿佛身后有追兵，一路嗷嗷叫着举着刀剑砍来。面对此状，我更得如狗熊一样奔跑，得拼命向前，拼命跑到自己的最高点，然后像西西弗斯一样摔下来。

感谢缘分，感谢相关助缘之人，为我半生的写作，作一个总结和了断。这是一部秋天奏鸣曲，畅达之中，有平静的惬意和欢喜。

是为序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, likely '赵焰' (Zhao Yan).

2018 年 6 月

本卷序

第二卷中的四本书,都是我忙里偷闲陆陆续续写成的。2000年冬天,工作变动,为了新闻理想,也为了荣誉和自尊,我一头扑到工作当中,度过了人生中最昏天黑地的几年。直到2003年,我抬起头来,四顾茫然,自觉还是应该写点什么,不能荒废了学习、思考。于是我在全国好几家报刊上同时开了两个专栏:一个专栏谈影碟,另一个专栏谈都市生活。一段时间下来,积累了好几十万,先后推出了两本电影随笔集,也出了两本生活随笔集。这分别是此卷中《人性边缘的忧伤》和《桃红梨白菜花黄》的前世。

电影随笔最早的专栏名字,是“夜兰花”。写《夜兰花》的时候,有人给我电子邮箱发信,自我介绍是咖啡馆的美女老板,被《夜兰花》打动,约我夜深人静看电影。我窘得要死,也不敢回信,那几日看见陌生美女就脸红。我先写了一本《夜兰花》,又写了一本《蝶影抄》,两本都出版了,既是电影指南,又可以作为灵魂慰

藉。我看电影,自以为有共鸣,有艺术感觉,有独特角度,能窥见真谛。后来,两本书合体,变成《巴黎的忧伤》,直至变成本卷中《人性边缘的忧伤》。

我喜欢现在这个书名,人性边缘,如梦如幻,存有莫名其妙的忧伤,摸不到,说不出,在身体里流浪、疼痛。艺术的使命之一,就是感知它,认识它,跟它悄然低语,再一起终老此生。

写专栏《浮生日记》,用的是笔名“木瓜”。虽然与《夜兰花》诞生于同一时段,在风格上却相差很大,写得洒脱,写得风流和幽默。我曾经跟朋友开玩笑说:《浮生日记》是写给男人看的,《夜兰花》是写给女人看的。从风格上看,的确如此:《浮生日记》写得随意幽默,有玩世不恭的精神;电影随笔呢,写得细致敏锐、伤痕累累、哀鸿遍野。

从风格上说,男人更喜欢深刻玩世的东西,女人更喜欢忧伤人性的东西。好的作家,应该“男女同体”,还要具备孩童的天真、老人的智慧。我不喜欢恪守风格,希望能在更高的层次上,达到某种和谐。

人最好的状态,还是浮生,不拘于世,不泥于事。“浮生”一词,来自庄子的“浮游”思想。浮游在世,了然于胸,满眼所望,皆是“桃红梨白菜花黄”,如戴了4D眼镜。

《风掠过淮河长江》,是我写江淮文化的散文合集。之前,我一共写了六七十万字的徽州题材散文,觉得还不够,又想去了解淮河文化。悄悄去了很多次淮河两岸,写了一本薄薄的《在淮河

边上讲中国历史》，反响很不错，大概是因为写淮河的书较少。我又不满足，又想去写皖江题材的散文，结果写了十来篇后卡壳，没有成书。我把写江淮的那一部分，跟写淮河的糅在一起，成为这本《风掠过淮河长江》。

胡适说：我是安徽徽州人。我也是，是徽州人，也是安徽人。风像历史文化，浩荡而轻盈，从江淮大地掠过，也从每一个安徽人心中掠过。

2007年到2010年，我的全部业余时间，就是写作“晚清三部曲”（《晚清有个曾国藩》《晚清有个李鸿章》《晚清有个袁世凯》）。三本书后来在全国有一定反响，读者很多。写作期间，我读了大量历史书，做了很多笔记，《此生偏爱野狐禅》中的文章，有很多是我研究晚清民国历史的随笔。因为无功利，写起来淡定风趣，简雅好读。取名为“野狐禅”，是我觉得，历史总是别有深意，今人与历史的关系，不在于追究历史是什么模样，而在于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。

《此生偏爱野狐禅》也是有前世的，书装帧精美，曾是最漂亮、最精美的一本册子。在这书的新版中，我又补充了十来篇文章，仍是文史随笔，仍是“野狐禅”。我不是专业作家，也不是专业历史研究者，我只是兴之所至，由心而发，我喜欢文字在纸上散步、滑翔、迷顿乃至眩晕的感觉。

过去的二十年，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。现在想起来，恍若隔世。整理这几部散文集，我依稀能从文字中，品咂和回忆往昔的

滋味。文字是一个好东西,真庆幸得到冥冥神意,没有放弃,一直坚持下来——那些文字,密密麻麻地蹲伏在那里,字里行间,都是我的心迹、我的呼吸、我的气味。我回读它们,有时想起一些事,会哑然失笑,如雪过天霁,春暖花开。文字可以证明曾经的思想、飘浮的生命,让我收获稻草般的温暖。

2018年6月

目 MU

录 LU

总 序 / 001

本卷序 / 005

人情就像猴子 / 001

北京的春天 / 006

美丽像花一样凋零 / 012

王朔一样的“痞子” / 018

自己哄自己玩 / 024

我的朋友胡适之 / 030

桃红梨白菜花黄 / 037

我嗅不到逍遥津的味道 / 042

对着黄山“洒狗血” / 047

文学变成肯德基 / 051

吃醋的感觉很美妙 / 057

雨中的外滩 / 063

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 / 068

自古美人一条路 / 072

庄严是一种愚昧 / 078

帽子一戴嘴就歪 / 083

遍地都是武二郎 / 091

合肥人都是活雷锋 / 097

北京的秋天 / 102

男人四十就变鬼 / 106

整日无心整日闲 / 111

老余终于打官司 / 115

到处都是“娘娘腔” / 120

掉毛的凤凰不如鸡 / 127

桂林山水甲天下 / 134

不及武夷一片云 / 140

七十年代“摇头丸” / 146

一声叹息已春秋 / 155

你少跟我说激情 / 162

慌慌张张过大年 / 169

平生最怕无趣人 / 175

暧昧也是一种“禅” / 182

一不小心成“小资” / 187

坐着方知紫蓬好 / 194

真僧最言家常话 / 200

失恋就像患感冒 / 207

我想下辈子变成鸟 / 213

张家界顶有神仙 / 222

胡适也曾打过架 / 229

好书如同好女人 / 235

合肥是个文学学士 / 243

临安湖州流水账 / 249

走马观花美国行 / 257

好山好水好寂寞 / 274

推荐几本“妖怪”写的书 / 283

褒禅山·香泉谷·霸王庙 / 292

人情就像猴子

人是猿猴变成的

朋友 A 打来电话,在电话中又发了一通牢骚,云太忙;又云领导对他如何如何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的。我回答说,你这是自找的。朋友本在文联,职称二级作家,平日里总有一些不大不小的文章问世。正因为如此,被领导看中去当了秘书。领导找他谈话的时候,朋友一脸的兴奋,电话那头的声音都有点颤抖。不久,朋友真去了机关,鞍前马后地服务于领导,倒也尽心尽力。职称是没有了,被任命为一个副科级秘书。去本来是可以当正科的,但机关不能跳级提拔,便只好如此了。

放下电话,我想起了《袁中郎尺牍》上的一句话:“寂寞之时,既想热闹;喧嚣之场,亦思闲静。”人情大抵皆然。如猴子在树下,则思量树头果;及在树头,则又思量树下饭。往往复复,略无停